

资本主义 发展的长波

—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译印书馆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比〕欧内斯特·曼德尔 著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译

2005/05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年·北京

Ernest Mandel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Revised Edition
Verso 1995

ZIBENZHUYI FAZHAN DE CHANGBO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著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71-8/F·200

1998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092 1/32
199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07千
印数 3 000册 印张 4 3/4
定价：8.00元

译者的话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波问题，是国内外研究经济周期和作长期经济预测的经济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欧内斯特·曼德尔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第1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是80年代国外学者回答这个问题的一部力作。该书在出版之前，其初步内容曾在1978年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演讲过。出版后，它受到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重视。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它第一次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波提出应有的看法。国外许多学者往往将长波的存在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根本对立的现象，而曼德尔却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长期波动的特点时，适当地引进社会政治因素，试图使经济发展的长波现象变得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的分析的理论框架相融通，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精神相一致。

第1版问世后15年，曼德尔将原版加以补充，增添了第5章和第6章。尽管由于篇幅和作者研究环境的时代性限制，该书在某些比较无关宏旨的论述上有失偏颇，但对于我国各界读者来说，仍然很有理论及实践上的参考价值。曼德尔对长波理论的贡献是长存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探讨长波的起因时，往往都强调货币、技术创新、战争及资源等外生因素的作用，而曼德尔则换一种理论分析手段，将长波归因于平均利润率变动和资本积累速度变动，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出发来阐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波运动的存在和发展，研究长波运动对西方经济转变的推动机

制和作用，并预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今后趋势。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们一直得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颇有研究的熊性美教授的热情支持和悉心指点。陈荫枋教授和蒋暂时教授亦曾多次为译文解难。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由张岩贵负责统校，赵玉华参加第二、四章的校订工作。各章译者如下：序言、第一章张奎，第二章罗鹤君，第三章刘卫，第四章陈建国，第五章张若平，第六章袁克。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长波:经验验证和通过平均利润率的 波动对长波的解释.....	(3)
第二章 长波、技术革命与阶级斗争周期.....	(32)
第三章 长波、通货膨胀和战后繁荣的终结.....	(51)
第四章 特定历史时期的长波	(78)
第五章 老问题与新资料:对国际性辩论的梳理.....	(97)
第六章 新的问题与澄清.....	(117)
译名对照表.....	(140)

前　　言

本书系我应邀在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1978 年度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系列讲座上讲演的扩充。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战后的繁荣渐趋终结的迹象初告显露以来，这个课题就始终令我为之孜孜矻矻。在《晚期资本主义》（伦敦，1975 年）一书中，我曾有一章篇幅论述这一课题。然而，数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长波这个概念不仅明显地没有得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青睐，而且在一般学术界也很少受到重视。唯现实经济形势的转折才是使得经济学家们再度开始注意长波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无庸赘言，长波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间曾一度被人们仔细观察过。

在此，我试图对长波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长波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利润率的长期变动最终决定着（从而也决定着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增长和扩张的步伐）资本积累在长期内较快一些或较慢一些的步伐。我相信这种尝试对现在正在理论经济学家之间进行的有关长波发生的基本原因的争论有所裨益。令人感兴趣的是人们将看到：缩小利润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使之“边际化”，并以此支持那些货币的、心理的、或者纯粹的发明创新性因素决定长波的企图是否会继续成为那些日渐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长期运动研究的经济学家遵奉的规则。至少人们可以这么说：在那个基本点上，“重实用的”资本家可能会比众多理论经济学家更快地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的。

我非常感激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戴维·M. 戈登、迪克·罗伯茨和安瓦尔·沙伊克，他们对原稿提出了建设性和批评性的

意见，其中一些意见对最后定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仍然极不同意弗兰克和戈登二位友人的意见，他们二位都相信长波可以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纯粹的内生机制来解释。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 1980 年。在修订版中我增加了两章，这两章记述了有关长波的、不断发展的争论，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说明了长波与当前经济情况的动态关系。

欧内斯特·曼德尔

1994 年 4 月

第一章 长波：经验验证和通过平均利润率的波动对长波的解释

自相抵牾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中，虽然长波理论明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其理论发端于帕尔武斯，考茨基，范·格尔德伦和托洛茨基^①），但是自从这一理论被理论经济学家例如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西米安德及杜普列兹所采纳后，马克思主义者却断然抛弃了这一思想。可以从两方面证明这是自拆台脚的做法。第一，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日益失去对显然是工业周期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了解：即不能了解周期与长波的连接方式，因而也无法知道周期的变动幅度。第二，这阻碍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转折点的预知：20世纪40年代末的转折点（这次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向强劲增长）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同样惊人的转折点（这次却导致了国际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的急剧下降）。

无可辩驳的事实使人们难以否认资本主义发展中这些长波的存在。^②所有能够得到的统计资料都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把工业产量的增长和（世界市场的）世界出口增长作为关键指标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在1826年—1847年，1848年—1873年，1874年—1893年，1894年—1913年，1914年—1939年，1940(48)年—1967年，和1968年—？的这几个时期中这些指标的平均增长率发生显著的波动，各个相继出现的长波之间上下波动幅度为50%到100%。

这些长波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以及在作为整体的世界工业产量中要比在所有单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发展不平衡规律也在这方面起作用。那些尽最大努力来赶上工业化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甚至在长波的停滞阶段也高于平均增长率,例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和 20 世纪的日本。然而这一事实只能更加突出长波的总体适应性。

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为论证长波理论而引用的主要统计证据(见表 1.1)。

让我们增加一些其他作者计算出的统计资料。在表 1.2 中加斯顿·英伯特(以于尔根·库钦斯基的计算为基础)计算出世界人均产量指标(指数趋势)。虽然他的有些年代分期法似乎是任意的(减少了波动的幅度),但是这些统计数据证实了长波存在的总结论。如果把 1948—1968 年期间世界人均产量的猛烈上升和随后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包括进去的话,那么就不难把这些趋势进一步延伸下去。

表 1.1 长波理论的统计证据

	年份	百分数
世界贸易的年复合增长率 (不变价格)	1820—1840	2.7
	1840—1870	5.5
	1870—1890	2.2
	1891—1913	3.7
	1914—1937	0.4
	1938—1967	4.8
英国工业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	1827—1847	3.2
	1848—1875	4.55 ^a
	1876—1893	1.2
	1894—1913	2.2
	1914—1938	2.0
	1939—1967	3.0

续表

	年份	百分数
德国工业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 (1945 年以后: 联邦德国)	1850—1874 1875—1892 1893—1913 1914—1938 1939—1967	4.5 ^b 2.5 4.3 2.2 3.9
美国工业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	1849—1873 1874—1893 1894—1913 1914—1938 1939—1967	5.4 4.9 5.9 2.0 5.2
	1947—1966 年的百分数	1967—1975 年的百分数
二战后工业产量的年复合增长		
美国	5.0	1.9
原欧共体六国	8.9	4.6
日本	9.6	7.9 ^c
英国	2.9	2.0

a. J. J. 范杜因,《经济中的高尔夫球现象》(阿森,1979 年)第 213 页,范杜因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看来他是对的。

b. R. 德弗莱肖韦(“执政府与帝国,比利时经济的起飞阶段?”《当代历史杂志》1970 年第 17 期)提供了比利时经济的下列年复合增长率:1858—1873 年:6% 1873—1893 年:0.5%;1893—1913 年:4%。

c. 这个数字在 1967—1979 年间下降到 7%,而且将继续下滑。《经济学家》杂志(1980 年 5 月 24 日)估计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 1973—1979 年间为 4.1%,并且估计将会在 1979—1985 年间下降到 3.5%。

表 1.2 世界人均产量指标(指数趋势)

年份	百分数
1850—1873	2.20
1874—1896	1.40
1897—1913	1.72
1921—1933	-0.49

资料来源:加斯顿·英伯特《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运动》第 3 卷。普罗旺斯地区艾

克斯,大学办公室,油印稿,1956年,第27页。

英伯特对有关世界能源产量的长期趋势的计算是令人感兴趣的(见表1.3)。虽然我们再次表示强烈反对英伯特所使用的年代分期法,但是这些数字同样显著地表现出长波的存在。

不久以前,W.W.罗斯托发表了一部长篇著作,主要论述长波问题,并且包含有大量的统计数据。^③

表1.3 世界能源产量(指数趋势)

年份	百分数
1850—1873	6.56
1874—1896	4.13
1896—1913	4.80
1921—1933	0.55
1934—1950	2.80

资料来源:加斯顿·英伯特,《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运动》第3卷。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办公室,油印稿,1956年,第32页。

七年前,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证实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波。最近,安格斯·麦迪森^④提供了一些统计资料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确实,他的计算与我们的多少有些不同。他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6个国家作为一个经济总体,试图证实其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长波。我们对这种选择方法持有异议,因为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16个国家中的大部分还没有真正实现工业化,因而还未卷入通常的经济周期之中,尽管它们肯定受到经济周期的强烈影响。

他的分期法也和我们的不同,因为他排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几年,这是不合理的,至少对美国来说是不合理的。另外,他把1870—1913年的时期并在一起看作是一个简单的长波,因而就

排除了 1873—1893 年期间的长期萧条，经济史学家们对这一点当

表 1.4 平均年复合增长率

年份	百分数
1870—1913	2.5
1913—1950	1.9 ^a
1950—1970	4.9
1970—1976	3.0

a. 1913—1950 年的时期选择至少可以说是任意的。这个平均值把在 1940 年开始的北美洲经济增长的强劲高涨包括进去，从而低估了 1913—1939 年间的萧条趋势：帕卡·科皮南 (Pekka Korpinen) 在他的不久将由芬兰劳工运动的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危机和长周期理论》中，对 OECD 国家运用了移动平均值法，并且确立了 1948—1949 年为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1948 年增长率为 1.13%，1949 年为 5.4%)。这和我们的估计相一致。至于美国，很清楚，平均转折点是 1940 年。

然是不同意的。表 1.4 是他的统计结果。然而如果我们把非工业化国家从这个计算中排除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在 1870—1890 年以及 1890—1913 年这两个期间中得出有差异的结果 (见表 1.5)。如果我们改变年代顺序来与实际历史运动相一致 (即包括 1873—1893 年的大萧条)，区别就转变成 2.2~3.2% (即变为 50% 的数量，这显然很重要)。因此麦迪森的数据与我们的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他的数据没有回溯到 1826—1873 年的时期，而我们却在我们的计算中这样做了。

表 1.5 八个工业国家的平均年复合增长

年份	百分数
1870—1890	2.48
1890—1913	3.00

注：这八个国家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芬兰。

同时,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来追赶上长波理论的这个潮流,例如其中包括杰伊·福雷斯特教授。^⑤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查,那么有关长波理论的就只有两个重要的问题。(1)长波理论是否可以应用到 1826 年以前的某一时期(1826 年是工业品生产过剩的第一次当代经济危机)? 是否可以辨认出一个扩张性的长波,例如从法国革命或拿破仑战争时期直到 1826 年呢? (2)能否从长波理论推断:继目前的长期萧条之后,在本世纪 80 年代末或者 90 年代初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扩张性的长波呢? 第四章的后半部分将详细考查第二个问题。

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史学家对第一个问题感兴趣。在英国以外的工业化的有限发展和工业品出口量的限制的既定条件下,马克思本人怀疑人们是否能够把 1826 年以前的时期说为是一个工业周期。然而,在 1790 年至 19 世纪 20 年代早期之间确实出现过工业发展的迅速前进,以及在随后的 25 年内这种迅速发展的步伐确实在减慢。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循环模式也在同时期的比利时和法国出现,这两个国家在那个时期是最工业化的大陆国家。^⑥

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关键指标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长波理论与当前其他纯学术理论相区别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学者拒绝接受经济史学家们在长波的分析中以价格和货币的变动为中心的观点。^⑦他们并不否认这些变动与对长波的判断有关,而且他们甚至承认货币现象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他们从下列假设开始,这个假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基本规律是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源于商品的生产,价值及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它们的最终实现。因此长波的关键指标是有关商品的产量及商品销售的运动趋势。既然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经济波动的真实框架,那么似乎工业产量及世界出口的统计

数据显然是两个关键指标。这清楚地表明阿尔特瓦特对我们的长波理论的极温和批评是不合理的。他批评道，我们低估了相对扩张（以及收缩）率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同样，他认为在一个扩张性的长波的开始时期不会存在大规模的储备货币资本的观点很显然不符合 1893 年（西方国家在长期萧条后出现资本过剩现象，并且这些过剩资本开始大量地向海外输出）或者 1940（48）年（马歇尔计划）之后的情景。^⑧

我自己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这一贡献却受到了误解。有些评论家把它理解为是对那些长波的一个“技术说明”^⑨。技术革命（我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后有三次）是工业平均增长率长期高涨的原因的观点与我的分析是完全相逆的。

实际上，任何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只能是一个资本积累理论，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思想，它是一个利润理论。无庸赘述，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工业产量平均增长率的突然出现高涨只能说明平均资本积累率和平均利润率的突然上升，因为我们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中来考察这些波动的。工业产量长期增长率的突然成倍增加却伴随着资本积累的长期停滞（或者更糟糕的，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逻辑来看是一个荒唐的假设。不难证明：从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观点来看，这个假设也同样是荒唐的。也得不到经验验证的支持。

这个讨论的目的并不是提及一个长期的争论（这个争论进行了 75 年之久甚至更长的时间）。该争论是关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是否仍然恰当。撇下下面更加抽象的（虽然决不是没有意义或不重要的）问题不管，这问题即那个“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能

否被经验和历史所证明,或者该规律是否只是由马克思打算用来指明它可以刺激逆趋势(这些逆趋势是可证实的),但是不能永远刺激逆趋势(所谓的崩溃理论〔breakdown〕的争论)^⑩。应该指出的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及许多专门从事经济或经济周期分析的理论经济学家一般都一致承认在 7 年或 10 年的经济周期中会出现平均利润率以及平均资本积累率的波动。在每个周期内,复苏和繁荣阶段有如下特征:预期利润和实现后的利润的提高,并伴随着生产资本积累率的提高^⑪。严重的危机和萧条阶段有如下特征:实现后的利润率和预期利润率的下降,并伴随着生产资本积累率(即投资率)的下降。

我们将不对这些相互关系的细微差别进行深入研究。像对于严肃的理论分析家一样,对于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家来说,这决不是机械的。他们考虑到时间滞后的现象,尤其是投资决策和由此而导致的产量最终提高之间的时间滞后现象。他们考虑到用于投资的货币资本超过生产资本数量的波动,即社会资本的波动性分配为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即凝固在已生产出来的商品上的资本,也就是存货)和货币资本,包括信贷现象以及利息率的波动。他们考虑到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和供给的波动以及一系列的次要因素。但是那些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趋势的本质变化仍然是生产资本平均积累率的波动。

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已经考虑了在两个不同时间框架中的平均利润率的变动:一为经济周期这一框架,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期限这一框架(又是所谓崩溃理论的争论)^⑫。我们的论点是:为了与全面理论分析和能取得的经验数据相一致,必须引进另一个时间框架。这第三个时间框架应是所说的 20 至 25 年期间的长波。这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提出了一个真正的挑战。拒绝接受这个挑战就是故意无视现实,意味着承认理论无力。

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中至少有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1848年后,1893年以后和北美在1940年以后以及西欧和日本在1948年以后)之后,陡然出现了平均经济增长率的长期高涨。然而以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来说明这种高涨是可能的,这一点对一个理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我们已经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业产量和投资的这样的长期增长又同时伴随着利润率的停滞或者下降,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经验上是不可论证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框架的真正问题是:尽管在每个经济周期末期出现利润率的周期性下降以及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的长期下降,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概念性工具能否有可能解释在某特定历史转折点下会出现平均利润率的长期高涨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白无误的“肯定”。我们相信在1848年以后,1893年以后和1940(48)年以后所发生的是平均利润率的长期高涨。同时,我们也相信,这是完全可以置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框架中予以解释的。其理由如下:

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几个关键变量是部分自动的变量,它们的相互关系不是机械的。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这么多的曲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精确地说是:通过在不同层次的连续抽象化来曲解他的操作方式(或者如果你乐意的话,通过曲解他不断运用的近似法),马克思的众多评论家和批评家把这些基本变量的机械的相互关联归因于马克思。这不仅与他的体系的内部逻辑相矛盾,而且与他在各个方面所进行的清晰的阐述相矛盾。

一个有关那个方面的很好的阐述是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这是与马尔萨斯—拉萨尔的工资铁律的概念恰恰相反的,这铁律只有在精确的部分自动变量的框架中才能解释,在连贯体系的内部逻辑中起作用^⑩。这里我们不能详细地分析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来证实我们的观点。我们仅仅是回忆一下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